

學術期刊建設要重在內涵式發展

李青果

近幾年來，圍繞學術期刊發出了各種聲音，出現了大討伐、大辯論，把這個原本平靜、低調、小眾的行當一下子推到風口浪尖，頓成岌岌可危之勢。特別是轉企改制的聲音，曾使人產生中國之大，容不下一個平靜的編輯部的感受。現在，各種聲音有所消歇，一些激進措施暫時止步，一些加強、促進學術期刊建設的有效措施也開始實施，學術期刊的生態環境有了較為明顯的好轉，辦刊思路較以前也更為明晰。這都是這次大討論產生的良好效果。通過討論和反思，也產生不少思維結晶，留下了諸多進一步探索的空間。我以為，正是在這些聲音的包圍之下，學術期刊反而要有定力，在壓力下挺住，思考問題之所在，甄別哪些是真問題，哪些是偽問題，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努力營造一個適宜的辦刊環境，致力於抓好辦刊質量建設和內涵式發展。

一是挺住批評的壓力。比如，批評學術期刊，尤其是大學學報普遍質量不高，低水平重複；滋生學術不端等等，雖然過去了幾年，但言猶在耳。這些批評，有些是有道理的，但也有些似是而非。因為如果說學術期刊整體水平不高，那也是由於學術期刊數量與高水平的學術生產之間存在巨大的剪刀差而形成的。目前我國文科學術期刊數量已達2千多家，如果每家每期發文20篇，那麼全部學術期刊的期發文量就是4萬篇；以雙月刊計，全年就是24萬篇。但是，一個年度的優秀學術成果會有這麼多嗎？恐怕未必。其實，能有百分之一就很不錯了。而之所以產生這麼多家學術刊物，並形成泡沫化，這是上世紀末由行政主導而產生的，要解決它，可能也還需要以行政的手段，依據學術規律，合情合理地予以處理。然而我們注意到，依託於優秀大學和優秀科研機構的學術刊物，普遍地水平都很高，這說明高水平的學術刊物是和高水平的學術研究聯繫在一起的，是對學術研究狀況的如實反映，是符合學術生產和學術傳播規律的。因此，刊物學術水平的提高，在根本上是依託於學術研究的發展和推進的。從這個角度看，學術繁榮了，發展了，就會提高學術期刊的水平，而學術期刊通過對優秀學術成果進行精心地組織、編輯和推廣，既加強了自身建設，提高了辦刊水平，同時也繁榮了學術。而對於滋生學術不端的批評，也要注意源與流的辨析。學術不端的源頭不在學術刊物，而是在學術生產環節和學術成果評價機制層面，沒有不端的學術產品，哪來不端的學術期刊。但學術期刊的一個重要責任是：在發表和傳播的環節堵住學術不端的出口。我們在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一是嚴格審查，突出和強調原創性、創新性，要求審稿專家在這方面從嚴把關；二是每篇送審稿件都使用學術不端檢測系統進行檢測，發現問題立即給予否決；三是規定責任編輯在用稿建議中註明“經過檢測無雷同”的意見，讓編輯人員也負起這方面的責任；四是規定作者簽署“論文原創性聲明”，要求作者對其聲明的法律後果負責。這對於杜絕學術不端，淨化學術研究環境，保證學術研究成果的原創性是有很大作用的。因為出口堵住了，學術不端自然就胎死腹中。

二是挺住市場化的壓力。近年來對於學術期刊市場化的討論也很多，把學術期刊推向市場，被視為經營模式改革的一個重要方向。2012年新聞出版總署甚至下發《關於報刊編輯部體制改革的實施辦法》，要求學術期刊轉為企業，把學術期刊整體推向市場。從目前情況看，市場化暫時

止步，但它引起我們思考一個問題：市場化是解決學術期刊存在問題的不二選項嗎？其實不然，不僅是因為學術產品的公益性使它不合乎市場的邏輯，而且它的讀者的專業性、小眾化決定它不可能通過發行量獲得盈利的空間。當然，發行量大固然好，但學術期刊可以不追求發行量，而主要是追求使用率。使用率從哪裡來，根本上是從質量上來，學術水平提高了，對學術研究有推動，被使用的機會自然就高。這是學術研究的基本規律。現在，由於知網等數據庫的建立和成熟，紙本發行量的大小已經不是阻礙學術傳播的瓶頸。因為不管紙本發行量是多少，每種學術刊物的文章出現在數據庫裡的情況是一樣的。在數據庫裡，除非檢索時有選擇，已經沒有大刊和小刊、專業刊和綜合刊、核心期刊和非核心期刊的區別。數據庫作為一個無限大的展示平臺，每個刊物都在上面獲得登臺亮相的平等機會，提供給學術研究的幾率也是一樣的。學術期刊發行量、傳播力不足的缺陷在數字化檢索平臺上可以得到有效的彌補，似乎並不需要市場這個推手。這樣，學術期刊使用率、影響力的問題，又從發行量的多少轉化成學術質量的高低。歸根結底，還是學術水平發揮著決定性的作用。

三是理性面對數字化呼聲。處於信息化、網絡化時代，數字出版是大方向。近年來，數字化出版和以數字化出版為主要傳播方式的呼聲頗高，也被視為出版方式的改革目標。據稱，國際上主要的科技類期刊已完成數字化，國際排名前十的出版社數字化收入佔 60%，90% 的期刊不出紙本，在網上營銷，對少數交通不發達地區的讀者可以少量印刷。最近，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大力發展新媒體，新媒體和傳統媒體共同發力推動我國文化事業大繁榮大發展。但要注意到，實施數字化出版是一個複雜的系統工程。首先，從目前的國際通例看，它是和市場化經營結合在一起的，沒有市場化經營模式，學術期刊的數字化出版無從談起；而且，國際上數字化出版，發表文章是需要付費的，因為作者獲得了榮譽性利益，但這與我們國內文科的學術生態和對文科學術期刊相關的政策規定是根本抵觸的。其次，數字出版需要較大的人力、物力、財力和技術投入，但是，在目前情形下，有哪一所高校或學術機構願意或能夠投入呢？再次，它將徹底改變現有的編輯出版方式，觸動現有的體制機制，並觸及相關從業人員的切身利益。而從運作形式來看，數字化出版決非我們學術期刊現有的網絡平臺，即使現在的知網，也稱不上數字化出版，因為數字出版包含的 4 個要素：一是科研成果的註冊和鑒定，二是質量控制，三是傳播，四是長期保存。4 個要素中，起碼第 1 和第 2 項是知網所不具備的。但是，由於知網數據庫具備了傳播和長期保存的要素，而學術期刊又具備科研成果的註冊和鑒定以及質量控制的要素，因此，在當前形勢下，學術期刊和知網的聯合，拋開盈利不談，實際上實現了具有中國特色的數字化出版和傳播。這種聯合，反而貼近了新媒體和傳統媒體共同發力的要求。依託於知網等數據庫平臺，進行推廣、傳播，供學術研究使用，學術期刊轉而可以專注於自身的質量建設和提高學術水平，辦出自己的特色。這才是辦刊的核心所在。

與時俱進是學術期刊發展的當然要求，但其根本路徑是內涵式發展。辦刊的形式突破與方式創新需要以學術水平的實質提升為支撐，也以學術建設的加強為目的，否則形式更新，內涵依舊，同樣有違改革的初衷。在遵循學術規律的條件下，與市場有限度的結合並非不可行，數字化出版更有可能成為未來的發展方向，但這需要學術期刊以提升質量為目的的深入探索為基礎。因此，當前學術期刊面臨的批評與壓力，或得到的支持與建議，在引起深入反思的同時，也可作為一次亟待抓住的機遇，它理應促使學術期刊想方設法，致力於更加注重質量、提升水平，更加彰顯特色和可持續的內涵發展。

（作者係《中山大學學報》社科版副主編、副編審，博士）